

ZHU DIXIASHI DE JINXIAOYU

住地下室的 金小鱼

潘雪蓓 著

中国福利会出版社



住地下室的金小鱼

潘雪蓓 著

中国福利会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住地下室的金小鱼 / 潘雪蓓著. -- 上海 : 中国福利会出版社, 2013.12

ISBN 978-7-5072-1919-7

I. ①住… II. ①潘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05349号

住地下室的金小鱼

潘雪蓓 著

策 划 孙 悦
责任编辑 凌春蓉
装帧设计 钦吟之
插 画 裘 莹
技术编辑 陈 浩

出版发行 中国福利会出版社
社 址 上海市常熟路157号
邮政编码 200031
电话传真 021-64373790
电子信箱 CWIPUBLISH@126.com

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制 上海信老印刷厂
开本 889mm×1194mm 1/32
印张 4
字数 70千字
版次 2014年3月第1版
印次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
书号 ISBN 978-7-5072-1919-7/I·253
定价 15.00元

住地下室的金小鱼

潘雪蓓 著

中国福利会出版社

目录

- 5 / 春风吹来的女孩
- 20 / 元宵节
- 36 / 大白猫死了
- 52 / 快递哥哥
- 66 / 画家和少年
- 84 / 是，主人
- 98 / 一次旅行
- 113 / 耳朵不疼了



春风吹来的女孩

金小鱼是什么时候住到我们小区来的，谁也说不清楚。也许是在腊梅花开过之后，也许是大白猫生小猫仔的当口，也可能是第一阵春风拂过我们脸面的那天清晨。

乍暖还寒，大家都还没有脱下冬装，一只只肉粽子似的，捂着脸，兜着脑袋，在人行道上疾走。这时，我们看见金小鱼了——是两分钟之后才知道她叫金小鱼的。她用甜甜的蜂蜜嗓子跟我们打招呼，大声说出自己的名字，并且询问我们每个人叫什么，大人小孩都被她逗乐了。我们几个只是凑巧，前后脚走在一

起，互相之间并不认识，有的只是面熟而已。

她是那么小小的一个柔软身子，穿件大红色毛衣，脸也是红的，稀黄的头发散乱着，头上冒着热气，仿佛刚出锅的小笼包子。正拖着根细绳来回奔跑，绳子另一端绑着个线轴。她笑呵呵的，正跟那线轴子玩得不亦乐乎。从光秃秃的草坪这头，跑到那头，又从那头，跑回这头。时不时地瞄两眼那个线轴子，好像在说：好玩吗，跑不过我吧，认输吧你。

这时，她看见我们了，停下来，大声地向我们打招呼，介绍她自己叫金小鱼。

“什么？小金鱼？”有人故意逗她，“你是哪家的孩子呀？”

“我是我妈妈家的孩子。”金小鱼认真地回答。

“最近没听说有人搬家进来，还带着这么个孩子。”说话的是热心肠的朱姨，小区业主委员会主任。我们小区里的人没有她不认识的，事情没有她不知道的。

有人说，可能是一号楼四层养狗那家来的亲戚，那家奶奶今天买了很多菜，一只鸡、一只鸭、一条鱼……

“一头猪！”有个男孩怪叫，他们家大人叫他阿虎。

有人说，可能是十二层的外孙女，年前跟着爸爸妈妈从国外回来省亲，看这孩子长得，小外国人似的。



“不是，那孩子我见过，比这个要大上好几圈呢！”朱姨马上否定。

“那是，喝洋牛奶长大的嘛。”

“什么话，洋牛奶怎么啦？”朱姨最听不得这种话，谁要是

在她面前长他国志气，灭自己家威风，一准被她数落。

“我们没喝牛奶，我们喝豆浆，妈妈自己磨的。”金小鱼乖巧地回答。朱姨听了很喜欢，就问她住几号楼，哪层哪室。

“就那幢，”小手一指，“我住在零下一室。”

“零下一室，你们住在冰箱里吗？”阿虎插了一句。

“我们没有冰箱。”金小鱼认真地回答。正说着话呢，小女孩忽然向远处挥了挥手。顺着那方向看去，一个穿着保洁员衣服的外省女人左手扶着拖把，发现大家都在看她，害羞地缩回了右手，垂下了脑袋。

“我说呢，原来是新来的保洁员的女儿，长得一点也不像！”朱姨松了一口气，这小区里的人没有她不认识的，事情没有她不知道的。“谁能想到，小江这么个锯了嘴的闷葫芦，偏生了个伶牙俐齿的女孩儿。”

我们这才知道，二号楼的保洁员已经换成了锯了嘴的闷葫芦——小江。之前那位倒是大嗓门，说起话来像在敲锣打鼓。刚来的时候见到谁都说，自己是从老远老远的大山里来的，从没出

过远门，做梦也想到大城市来看看，这下可好，梦想成真啦！原来大城市是这样漂亮的，灯这么亮，楼房这么高，跟山似的，人挤人，人挨人，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人差点傻掉，不过呢，人和人挨得这样近，大家互相却不认识，见了面也没个笑脸，对门住着的，都不知道姓甚名谁，这可稀罕，在我们那边，翻过一座山头，才看得到别的人家，大家见了面可亲热啦，就跟自己家的人一样！

“这可不行，这个大嗓门有损我们高档小区的形象！我得向物业反映反映！”有个穿着貂皮坎肩的时髦女人一脸不满意。她是新搬来的，我们不大认识她，不知道她的名字。在一个小区里住着的，有几个是叫得出名字的呢？下次要是再提到她，我们就叫她貂皮坎肩好了，这不是什么绰号，顶多算是代码，随便给人起绰号可不好。

旁边有人接口说，放在自家门口的纸盒子，不过暂时放一下，还要用呢，就被这大嗓门当垃圾处理掉了，也不问一声，真不懂规矩。又有人说，自己家八杆子打不着的远房亲戚，忽喇喇跑来借钱，多少讨厌啊，自己懒得理他，任凭他把大门对讲机按得震山响都不搭理他，装不在家呗，这大嗓门倒好，说我明明在家，买完菜前脚刚进的门，热情地把那亲戚给我领到楼上来了，你们说，气不气人！

不知道貂皮坎肩有没有去反映，众人有没有添油加醋，隔天傍晚，我们下楼开信箱取报纸的时候，就看到大嗓门在那里抹眼泪，这可稀奇，平时她是最乐呵的一个人。

“还是家里好哇，这鬼地方连颗星星也看不见，以前我真傻，光想着出来见见世面挣俩钱，现在想想，还是家里的日子安稳自在，不似这边，老是心慌慌，跟偷了人家钱似的。”打那之后，大嗓门不见了。什么时候换成了小江，我们说不上来。

“是喽，我妈妈就是小江，小江就是我妈妈，我是小江里的一条小金鱼！”金小鱼又开始拉着她的线轴子玩了，看得我们晕头转向。

就这样，金小鱼和她妈妈在小区地下室住下了，她们住的



是原先的杂物间，旁边紧挨着车库。地下车库很大，双层，但还是车满为患，停不下的只好停在小区路面上。冷不丁地从车子底下钻出一只大白猫来，唬人一大跳，阿虎家隔壁住的小姑娘咪咪常被吓得高声尖叫。这姑娘也稀奇，常看到她怀里抱着长毛绒玩具，假狗假猫之类的，一旦看到真的猫真的狗，一准尖叫。

和其他小区一样，我们小区也游荡着好几只野猫，它们大概也住在地下室。金小鱼是条不怕猫的“鱼”。她常常喂它们吃东西。拿着两只小饭盒，在小区花园里走一圈，树丛里、草堆旁，边走边吆喝：“咪咪，咪咪，我们吃饭喽！”生怕漏掉一两只贪玩的，让它们挨了饿。

阿虎家隔壁住的小姑娘听了很不高兴：“叫谁呢，叫谁呢！”

金小鱼这才知道她的小名也叫咪咪，想了一下说：“这本来就是猫咪们的名字呵，你有那么多好名字可以选，红红、青青、珍珍……干嘛偏要叫猫咪的名字？”

“什么红红、青青、珍珍，通通都是乱七八糟的土名字！”咪咪翻了一个奶油大白眼：“你能叫小鱼，我不能叫咪咪？”说着，抬起双臂，舞动手指，故作凶狠状，“小心我吃了你！”

金小鱼很配合地“浑身发抖”，并且颤声说“好怕怕哦”，转身就逃。太好玩了，好久没人“像真的一样”跟自己玩了，咪

咪眼睛发亮，兴致勃勃地跟在金小鱼后面追。怎奈小鱼很灵活，往小树林里一钻，只听一声猫叫，就没人影儿了。

阿虎也喜欢和金小鱼玩，他喜欢小鱼妈妈做的饭菜。小鱼妈妈不知是哪里人，做的饭菜一点点咸，一点点甜，一点点辣，一点点麻，烧小鱼（真正的小鱼）的时候放点辣椒、豆豉，拌黄瓜搁少许香油、花椒面，都是那样有滋有味。还有还有，小鱼妈妈摊的饼也让人垂涎三尺。面粉里加鸡蛋，再拌一点点韭菜，一点点虾皮，小火慢煎，那个香味，泊好车经过的人都会放慢脚步，有的还会探头看一眼：“小江，又做什么好吃的呢？”阿虎不问，他只等着饼出锅，吃了一个又一个，边吃边说：“金小鱼，你吃过披萨饼吗？跟这个不能比，差远了，我跟你说！”

想到大嗓门住了几个月就不辞而别，阿虎边吃煎饼边不放心地问：“你们要在这里住多久呢？”心里巴不得她们永远不要搬走才好。

“妈妈说，住到后面楼房盖好为止。”

“这样啊。”阿虎失望地咂吧了一下嘴巴，心里想不明白，后面的楼房和这对母女有什么关系？后面的楼房是我们小区的二期工程，正在建设之中，听说将是精装修的，带中央空调和地暖，比起我们这几幢楼更高档，设施完备，价格当然也更贵。

说到吃食，小鱼妈妈的荠菜馄饨也是一绝。和荠菜拌在一起

做馅料的是豆腐干、荸荠之类的，我们小区的主妇们通常用的是猪肉。荠菜是小鱼和妈妈一大早到江边公园挑来的。除了馄饨，小江还有一种更清新的荠菜吃法。荠菜烫熟，不要太熟，切细，挤掉水分，放凉后裹上薄薄的春卷皮子，蘸酱料吃。春卷皮子和酱料都是小江自制的，吃过的人都赞味美，但没法子仿效。小江倒是大方地把她的配方告诉大家，可大家还是做不出那种春天的味道。

我们小区离江边挺近，江边有个漂亮公园，一年四季各种鲜花次第绽放，腊梅、樱花、郁金香、君子兰、雏菊……走过去也就十几分钟路程，天气好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到江边走走，看过往的轮船。在小鱼她们搬来之前，谁也没有想到去江边挑荠菜。现在也没人去，怕麻烦。有些主妇会拜托小江帮忙挑点野菜——荠菜、马兰头什么的。这也是小江母女来了之后我们感受到的好处之一。

这天，阿虎和咪咪难得有空，他们说要到江边去玩。咪咪带着只做工精巧的蝴蝶风筝，趾高气昂地走在前面，小鱼和阿虎则像跟班似的紧随其后。她们先是躺在草地上晒了会儿太阳，觉得有点起风了，便立起身来准备放风筝。

风筝在咪咪手上，自然由她先来。但她似乎拿它没办法，风筝不怎么听话，胡乱往天上一扔，它马上就掉下来了。再一扔，

又一头栽倒在地。阿虎接过来，说：“这活儿该由男生干，看我的。”阿虎的技术也没好到哪里去，风筝刚被抛到空中，阿虎撒开腿想跑，它又摇摇晃晃往下坠落了。试了几次后，阿虎也泄了气。

“要不你试试？”他不好意思地把风筝递给小鱼。

“可以吗？”小鱼惊喜得脸都红了。

“你也试试吧。”咪咪不相信小个子女孩能驾驭这么个不听话的家伙，要出丑大家出。

只见小小的金小鱼稍稍整理了下风筝，爱抚它几下，脸凑近它，似乎说了一句悄悄话。然后，轻轻地把它托向空中。说来也怪，这次，蝴蝶风筝竟然听话地向更高的空中飞去，一阵风刮过，它飞得更高了。阿虎拍手欢呼起来，咪咪的脸涨红了，脸色变得难看。她追上了奔跑中的金小鱼，把小鱼一推，一把抢过风筝。刚才还精神饱满的风筝像突然断了电，摇摆了几下，立刻掉头向下。咪咪的脸色更难看了，一待风筝落地，她就要拿脚去踩。

“痛痛痛！”

咪咪还以为蝴蝶风筝在叫，吓得缩回了脚。再一看，原来是金小鱼，捂着耳朵在那里叫唤。

“哪里痛？我爸爸是医生，让我看看！”阿虎拉开小鱼捂着